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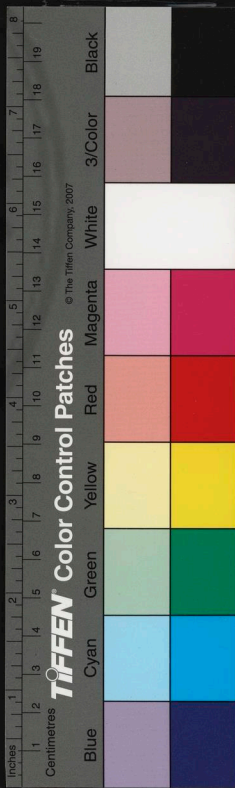
凡屬文化世範以六藝濟世
以禮樂為範以教行於大同則
者統序時則
之庶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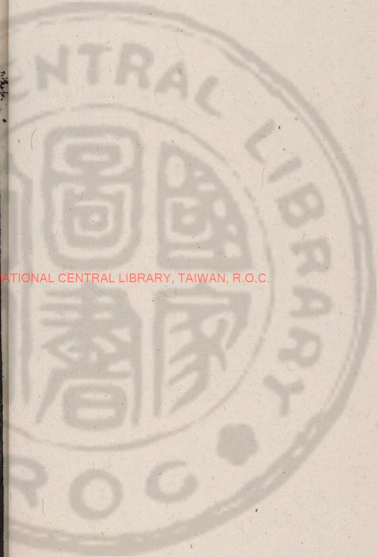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黃石公素書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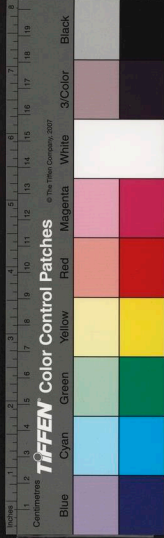


黃石公素書六篇按前漢列傳黃石公圯橋所授子房書
世人多以三畧爲是蓋傳之者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
於玉枕中獲此書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祕戒不許
傳於不道不聖不賢之人殆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傳
亦受其殃嗚呼其慎重如此黃石公得子房而傳之子房
不待其傳而發之後五百餘年而盜獲之自是素書始傳
於人爾然其傳者特黃石公之言耳而公之意其可以言
盡哉竊嘗評之天道人道未嘗不相爲用古之聖皆盡心
焉克欽若昊天舜齊七政禹叙九疇說陳天道文王重八
卦周公設天地四時之官又立三公以變理陰陽孔子欲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42829 v.24



無言老聃建之以常無有陰符經曰宇宙在乎手萬化生
乎身道至於此則鬼神變化皆不逃吾之術而況其刑名
度數之間者歟黃石公秦之隱君子也其書簡其意深雖
充舜禹文傳說周公孔老亦無以出此矣然則黃石公知
秦之將亡漢之將興故以此書授子房而子房豈能盡知
其書哉凡子房之所以爲子房者僅能用其一二耳書曰
陰計外泄者敗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王韓信矣書曰小怨
不赦大怨必生子房用之嘗勸高帝侯雍齒矣書曰決策
於不仁者險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罷封六國矣書曰設變
致權所以解結子房用之嘗致四皓而立惠帝矣書曰吉
莫吉於知足子房用之嘗擇留自封矣書曰絕嗜禁欲所

以除累子房用之嘗謝人間事從赤松子游矣嗟乎遺物
棄滓猶足以士秦項而帝沛公沉純而用之深而造之者
乎自漢以來章句文詞之學熾而知道之士極少如諸葛
亮王猛房喬裴度等輩雖號爲一時賢相至於先王大道
曾未足以知髣髴此書所以不傳於不道不聖不賢之人
也雖有雖無之謂道非有非無之謂神有而無之之謂聖
無而有之之謂賢非此四者雖口謂此書亦不能身行之
矣張商英天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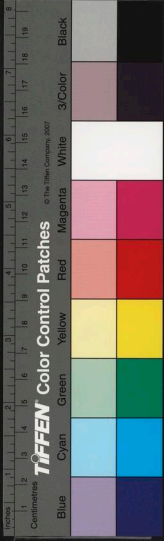
黃石公
原始章第一以道不可無始一作五者一體章第一
大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立功立事。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夫欲爲人之本。不可無一焉。賢人君子。明於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審乎治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故潛居抱道。以待其時。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則能成絕代之功。如其不遇。沒身而已。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於後代。

黃石公

原始章第一

以道不可無始

一作五者一體章第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正道章第二通非正

一作正道如生

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衆才足以鑒查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智足以決讎疑信可以使守約薰可以使分財此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回見孳而不苟免見利而不苟得此人之傑也

宋人之志章第三

志不可妄求

絕嗜禁欲所以除累抑非損惡所以穰過之酒闕色所以無污避嫌嫌疑所以不悞博學切問所以廣知高行微言所以脩身恭儉讜約所以自守深計遠慮所以不窮親仁友直所以扶顛近怨篤行所以接人任材使能所以濟務彈惡禁讒所以止亂推古驗今所以不惑先揆後度所以

祥

應卒設變致權所以解結拈囊順會所以無咎概概梗梗所以立功孜孜淑淑所以保終

本德宗道章第四

本宗始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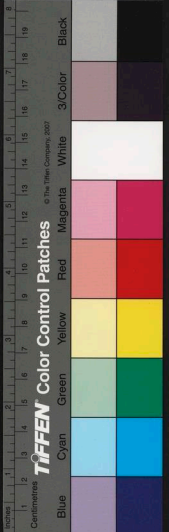
一作德宗

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傳謀安莫安於忍辱先莫先於脩德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至誠明莫明於體物言莫吉於知足苦莫苦於多願悲莫悲於精散病莫病於無常短莫短於苟得幽莫幽於貪鄙孤莫孤於自恃危莫危於任疑敗莫敗於多私

遵義章第五

遵而行之者義也

以明示下者闇有過不知者蔽迷而不返者惑以言取怨者禍今與心乖者廢後今謬前者毀怒而無威者犯好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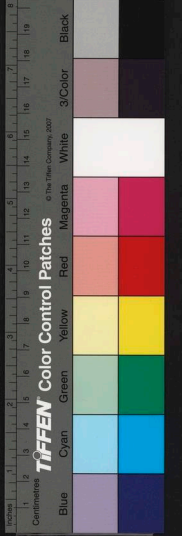


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離者孤
親讒遠忠者亡近色遠賢者昏女謁公行者亂私人以官
者浮凌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畧已而責人者不治
自厚而薄人者棄以過棄功者損羣下外異者淪既用不
任者踈行賞愜色者沮多許少與者怨既迎而拒者乖薄
施厚望者不報貴而志賤者不久念舊惡而棄新功者凶
用人不得正者殆彊用人者不蓄爲人擇官者亂失其所
彊者弱失策於不仁者險陰計外泄者敗厚歛薄施者凋
戰士貧游士富者衰貨賂公行者昧聞善忽畧記過不亡
者暴所任不可信所信不可任者濁牧人以德者集繩人
以刑者散小功不賞則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則大怨必生

賞不服人罰不甘心者叛賞及無功罰及無罪者酷聽讒
而美聞諫而仇者亡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

安禮章第六 安而履之

怨在不檢小過患在不預定謀福在積善禍在積惡饑在
賤農寒在惰織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富在迎來貧在棄時
上無常操下多疑心輕上生罪侮下無親近臣不重遠臣
輕之自疑不信人自信不疑人狂士無正友曲上無直下
危國無賢人亂政無善人愛人深者求賢急樂得賢者養
人厚國將霸者士皆歸邦將亡者賢先避地薄者大物不
產水淺者大魚不遊樹充者大禽不栖林踈者大獸不居
山峭者崩澤滿者溢棄玉取石者盲羊質虎皮者辱衣不



舉領者倒走不視地者顛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足蹇
傷心人怨傷國上將崩者下先隳國將衰者人先斃根枯
枝朽人困餽殘與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見已
生慎將生惡其跡者預避之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入之
所行有道則吉無道則凶吉者百福所歸凶者百禍所攻
非其神聖自然所鍾務善策者無惡事無遠慮者有近憂
同志相得尚仁相憂同惡相黨同愛相求同美相妬同知
相謀同貴相警同利相忌同聲相應同氣相感同類相依
同義相親同難相濟同道相成同藝相規同巧相勝此乃
數之所待不可以理違釋已而教人者逆正已而化人者
順逆者難從順者易行難從則亂易行則理如此理身理

家理國可也



玄真子序

玄真子書唐張志和所作也志和字子同婺州人父游朝
通壯列書爲象罔白馬諸篇以佐其說志和始名龜齡三
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因賜名
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亡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
波釣徒著是書凡三卷其言汪洋恣肆逼似莊列亦奇士
也李德裕嘗稱其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
比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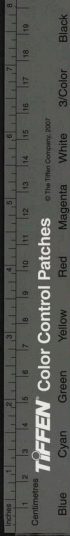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玄真子序

玄真子書唐張志和所作也志和字子同婺州人父游朝
通莊列書爲象罔白馬諸篇以佐其說志和始名龜齡三
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因賜名
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亡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
波釣徒著是書凡三卷其言汪洋恣肆逼似莊列亦奇士
也李德裕嘗稱其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
比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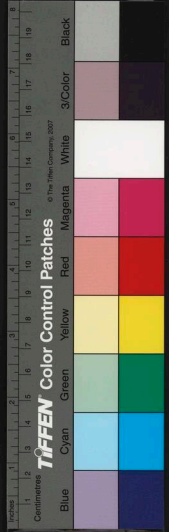


德令碧虛之不安爭讓國以延靈荒之帝神尊曰朕有天
祇早曰朕有地靈荒恠天地之名問之曰朕之仰觀不異
碧虛朕之俯察不異碧虛碧虛之外又奚物帝言天地厥
狀若何祇早曰朕之地體大質厚資生元元中高外垂其
勢坤層然如壇輳物尊園八極海環九山骨巖石毛草木
肉土而脉泉汗露而氣煙江河川瀆亂奔流入蟲鳥獸紛
注還顧帝之下而遊焉神尊曰朕之天體虛形高資始化
化中負外轉其行乾穹然如帳幃物尊五星交列宿祭邊
層輪日月中文帶河漢絕界稷雲霞列仙天宮殿願帝之上
而居焉靈荒未之信曰天如帳胡縣乎其土地如壇厥下
乎何安神尊曰天之帳非上縣飄輪下載常左旋三光隨
之以西遷祇早曰地之壇有歛盤凝浮其上所以安靈荒
曰飄輪韓靈生秋盤奚物靈願聞之祇早曰飄輪徧乎下
歛盤所以停帝何疑靈荒曰噫天地之形造化信然實如
所論固當息焉朕之空茫唐滌同無不通無內無外無西
無東曠闊瀟蕩蒼茫清冥今日月之光震雷霆之聲挂虹
蜺之色飛龍鸞之形朕坐而游之卧而泊之泛然飄飄皆
可停豁乎包乎母廓乎堅乎壽非春夏之能生非歲年之
能朽先天地不見其初後天地不知其久若然者安能棄
朕之長無寄君之暫有哉於是二帝謝靈荒之言退還故
府祇早降黃郊神尊升紫微數月不忝然太地爲之閉
紅霞子問乎碧虛子曰夫造化之端自然之元其體若何



宵願游夫子之域而觀之豈得聞邪於是碧虛子泐然有
 問豁然晴容而脫顏詠乎太寥之上為空洞之歌謂之曰
 無自而然自然之元無造而化造化之端廓然然其形
 團圓爾之視絕爾之思可以觀紅霞子曰若宵者儻遊而
 忽游請駕乎言宵願乘之以逍遙不暇辭夫子而觀焉於
 是碧虛子導之曰無自而然是謂玄然無造而化是謂真
 化之玄也之真也無玄而玄是謂真玄無真而真是謂玄真
 馳言曰無然乎其然一乎然然後觀乎自然無化乎其化
 一乎化然後觀乎造化無玄乎其玄一乎玄然後觀乎真
 玄無真乎其真一乎真然後觀玄真造言曰真真乎玄玄
 玄乎真玄乎無真乎真真真乎無玄乎玄玄然後登太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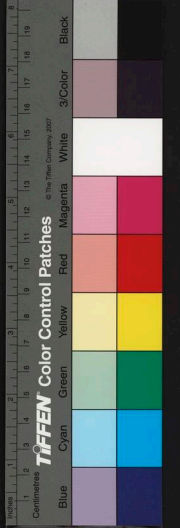
之天夫無有也者有無之始也有無也者無有之初也無
 有作有無立而造化行乎其中矣夫造化之興也空以徧
 之風以行之水以聚之識以感之氣以通之而萬物備乎
 其中矣空徧而體存風行而用作水聚而有見識感而念
 生氣通而意立體存故可以厚本用作故可以明漸有見
 故可以觀變念生故可以知化意立故可以詳理是知本
 可厚者空之體也漸可明者風之用也變可觀者水之有
 也化可知者識之念也理可詳者氣之意也是故風水競
 變物其物而不同識氣多端意其意而不一幹乎乾而能
 常浮乎坤而能長運之而無窮生之而無方化之而無邊
 因之而無疆原其原者夫何謂歟造而化之存乎初太而



極之存乎無自而然之存乎虛無而住之存乎妙觀其所存而造化之元可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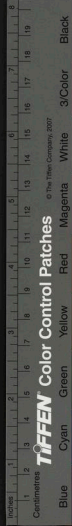
紅霞子明乎造化之域患乎屢空之色於是披紅陽之光餐碧寥之氣以實其容絕慶弔之禮寡親朋之問獨與太虛游往來高會傑風應門鴻月繼夜而寂談不輟味俗享貴者聞之造焉觀其空巷荒蘆色不勝憂心爲之耻謂之曰我躬不閱遑恤造化紅霞子曰吾爲造化知已罔有弗詳而造化獨不吾知致有所乏吾無慙於造化造化有愧於吾吾將往而詒之以慰君之憂濟君之耻於是駕紅陽之駒乘碧寥之輿拂衣東棘經諸無之國遇司空將假道焉司空曰君何爲者而屈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詒諸

造化願假道于君同空問之曰孰爲造化奚謂假道紅霞子曰爲物之宰主曰造化籍君之國行曰假道同空曰若然者朕之東無化可造朕之國無道可假君其改途紅霞子於是乎拂衣南馳經自然之域遇化元將假道焉化元曰子何爲者而屈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詒諸造化願假道于君化元詰之曰夫造化朕之兄弟之國也子弟聞乎假朕之道詭朕之親朕之仇也師徒將攻之紅霞子於是乎拂衣西驅經無住之邦遇因本將假道焉因本曰子何爲者而屈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詒諸造化願假道于君因本拒之曰假道之資子弗聞乎子有飛空之乘與照虛之壁吾將爲子啓闢紅霞子曰使吾有壁乘之資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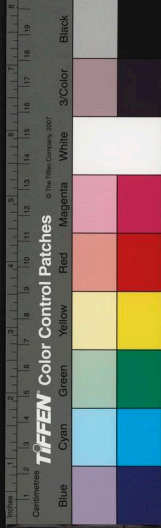


弗詬諸造化無段道于君哉於是乎拂衣而北趨經太極之野遇生首將假道焉生首曰子何爲者而屈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詬諸造化願假道于君生首訶之曰子何知之晚也夫造化之夔可知而不可鄰可聞而不可親雖欲假子之道其何以至子將詬之無乃不可乎於是紅霞子聞生首之訶兀焉喪有徘徊躊躇還戀旋輿經玄原之郊遂失途於牧道童子神與易浴乎玄川而遨於是問津焉二童曰夫子奚氏也濠涉虛無蒙犯煙霄車馬有游空之倦何之而問乎津紅霞子曰吾紅霞子也吾嘗知造化而造化弗吾知使吾之資身之用爲味俗之耻吾將詬諸造化吾適東轅西驅南馳北趨而假道於四方東至于諸

無南至于自然西至于無住北至于太極四之皆不過諸無有同空之間無往有因本之但太極有生首之訶自然有化元之詰吾念日暮途遠旋吾之輿歸乎寰中於斯迷津幸哉而遇子敢效問焉然子爲誰也備哉而文於言哉二童曰吾謂神之與易也吾與造化牧道于玄郊吾適爲六塞之戲俱亡其道吾懼造化之責躊躇而遷延因浴于玄原且吾之有道憂尚敢見造化奈何夫子以俗耻而干吾君賴夫子有諸侯之詰無然一忤造化之念茲玄原之上豈可復觀吾二童之泅游哉夫子辭寰中而來未覩造化茫然迷津而問途欲迷舊居將何面目以見寰中之父兄乎胡弗解裳浴焉同泅隨波泛濤聊以游遠俟吾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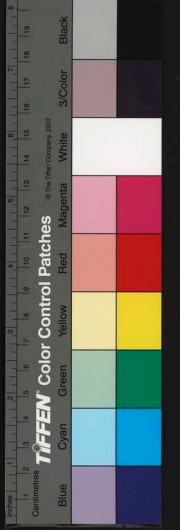


之成將近夫子而謁諸造化不亦爾謬乎紅霞子於是絕
然浮光沈影泝澗浚波與二童乘玄濤之騰濤泛六合之
外儼忽至造化之境自然奉常然衣太極進無極食煥然
盈造化之域紅霞子與二童被而餐之榮光洞六合之內
然後謁乎化真嶺而僂於寰宇慙代俗之蒙恥皆妄觀乎
化真唯懼造化之知其將詬也於是聰造化問二童道之
所在二童曰亡無不亡道不離乎皇之鄉造化欣然曰
無有其有者無亡其亡無不有其不有者無不亡其不亡
放乎玄原之郊而無邊童子得收道之方矣於是紅霞子
盈自然衣充太極食樂造化言荷造化力揖造化與二童
眷然而退將還舊居是行也與太虛遇于同空太虛曰自
子之觀造化也索焉離居蕭然荒虛念子衷中无恙紅霞
子曰吾適也面造化容意造化心耳造化言吾知至道之
無有亡吾豈見衷中之有無哉化之元也原乎有者觀其
無原乎無者觀其有矣以狀其然邪容之爲言也冥其靈
乎也精茫其唐乎也荒故曰冥靈精之難明茫唐荒之難
詳殊萬形之無窮異萬心之無方是以昔之證太寥觀化
元者知其遵乎工而未央作太寥之歌曰化元靈哉碧虛
清哉紅霞明哉冥哉茫哉惟化之工無彊哉非夫同萬形
之殊殊萬形之同一萬心之異異萬心之一馳不想而屈
乎冥茫之端倪者則何以環游太無觀造化之無矣。



後虜氏自東方來後虜氏自西域至遇于中華之野相與
競虛談以聲戰勝負於是鸞鷲氏嚶若而鳴曰吾聞吁者
嘻者呵者嗑者喟呬嗚咽喘乎氣噓者噉者啐者歆者辛
酸舄淡吮乎味脫者辯者眇者睚肝膽賊察乎瞳冥者控
者乾者概者鏗鏗鏗鏗乎聰斯極已於是後虜氏翹然
而吮曰吾聞日者月者彗者孛者昭晰粲朗乎天峯者
岑者岡者巖者嵯峨嶮嶮乎山濤者波者溢者澗者澎
訇瀼瀼乎水僮者魁者魁者魁者僊宰臄魄效乎鬼斯
極已意曰酬酢相窮以言泉飛不斷自以為極然鸞鷲氏
摩蹕厲吻以哺戲聞後虜氏奮毛掉尾以喉鳴震中華子
歎之曰近謂諸身則鸞鷲之說遠謂諸物則後虜之說斯
二君者背彼黠場勞於聲戰雖筋肝若電鼓舌如雲適足
驚鷲於窮谷安能響道於滄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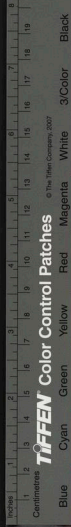
太寥問乎無邊曰若夫造化之間萬象不一求小大有無
之至者可得而言乎無邊曰以吾之觀至小者大而至大
者小至無者有而至有者無若知之乎太寥曰以吾聞之
至小不可以大至大不可以小至無不可以有至有不可
以無子之所謂者何也無邊曰吾請告若至小至大者莫
其乎空至無至有者莫過乎道其所然者何也包天地至
有外者唯乎空非空之至大邪判微塵至於內者成乎空
非空之至小邪廵六合求之而不得者非道之至無邪出
造化離之而不免者非道之至有邪故曰至小者大至大



者小至無者有至有者無不亦然乎

造化之初九大相競風之飄颻然曰颯颯乎之颯颯乎而颯颯乎之颯颯乎而翳鴻濛而么颯吹零鼓錘碎而悲咤颯颯石技木感浪奔濤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而雲之氣騰然曰翕乎忽乎之戚沒乎者濛濛濛濛之蒼鬱乎者蒙乎昧乎之昏晦乎者發鍵踰蹇之雲鬻乎者翳海吞山過日漫天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者雷之聲填然曰譟譟轟乎轆轤忽聲聲乎號號破輪奔乎轂乎此欸電熒烈缺走若霍驚驚勞歷乎此若獨不聞乎洪濤震鼓狂獸吼怒彼碌碌者莫吾之與巨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此海之濤奔然曰浩乎汗乎之瀟漫乎且彭乎湃乎之滂沛乎且何鯤鵬

頽颯莫翼之聲邪乎且翻鼉溢鯨朝臺倒瀛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且火之燦烈然曰烘乎烘乎之煥爛乎焉翕乎煜乎之燭炫乎焉凱煥灼燦烜赫燭燭潤澤山熾日熏天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焉日之耀照然曰煌煌乎陽陽乎歛晶晶乎之熒熒乎歛杲杲瞳瞳炎炎赫赫光天照地流金鑠石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歛地之震殷然曰坤乎崑乎之坎圪磅礴之乎之崔乎崑乎之物境硤礪之乎之浸海流河而有常奔山走陵而無彊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之天之虛空然曰乾乎圓乎之懸乎只穹乎崇乎廓乎只昊恢恢之顛顛昊蒼蒼之玄玄包水旋風蓋地寰空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只空之寥殷然曰豁乎浹乎之曠宕



乎哉。虛乎無乎之漭浪乎哉。蒙同淫唐，青冥蒼淫，廓兮而
廓，宸包天，裹地，誕陰育陽，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哉。既而
九大各自競能，風之擊曰孰有大乎。吾曹之大矣。空應之
曰吾聞太上之言道，名之大可詰而問焉。於是雲停其氣，
風息其飄，日罷其耀，海弭其濤，地復其震，火滅其燦，天靜
其鳴，空喪其象。於是乎俾雷之迸入道之境，聲者讓響，形
者讓影，不有不無，不動不靜，九大觀之各慙，而還遂相讓
爲無爲之色，相與成無爲之域，以終乎塵劫之極而已焉。
乎歆道之形也。虛道之影也。無道之聲也。初道之響也。如
昔之爲狀乎廓然其虛者空也。莫然其無者滅也。永然其
初者遠也。靜然其如者定也。字之曰遺，避明，默慙，博玄，圓

者何也。遺以盡其失，避以顯其通，明以照其光，默以湛其
寂，慙以堅其固，博以大其廣，玄以神其妙，圓以規其周。故
曰德者得也，得乎不得乎得，斯之謂乎。得其德者何
也。文宣德之而無我，老氏德之而未孩，南華德之獨與天
地精神往來而不教，晚於萬物，意冲虛德之冷然御風，顏
回德之同於大通，然則大家德之無終始已矣。夫延吾思
之不能竟也，將何以窮有物之既乎。燿夜者燿腹也，素體
者篋軀也，戴芥者負垢也，苗垌者根蟬也，晴星者眩華也，
燭腹之蟲，循乎牆篋，軀之蟲，出乎隙，有垢之蟲，游乎葉根，
蟬之蟲，植乎土，篋軀，哂乎燭腹，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
也，燭乎腹，燿乎夜，見乎險阻，審乎取捨，然而世人相有炫



明之患恠乎物亡乎身未若吾之晦迹之逍遙也負垢晒
手篋軀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彙乎體篋乎軀進則
外乎者而行恐則內乎元而靜然而出入有首鼠之患恠
乎物亡乎身未若吾之蓋形之逍遙也根蟬晒乎負垢曰
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藁然茶蘖然垢徐然步物之不
疑子之動也糞然形物之不疑子之生也然而慮風火有
驚恐之患未若吾之瘞體之逍遙也之數蟲者各以能之
相晒也於是眩華閨之晒乎根蟬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
者也藏乎口匿乎目虛了心實乎腹根乎足潤水土於外
而不行苗乎春受風日於外而履長無霸駁誰之嫌者矣
然而累乎質礙乎有荷過摧鑿之患恠乎物亡乎身未若

吾之醫然之逍遙也根蟬曰吾稟乎造化之奇妙乎古今
之知識口匿目虛心實腹之數蟲者其於衛生莫吾如也
向吾聞子之聲昧子之形狀子之有自何而生眩華曰吾
生乎目之眩長乎視之亂其餘也聯若星之貫其疾也紛
若華之散取之而不待捲之而不克謂無而有謂有而無
其來也儵見乎造化其去也寂歸乎太虛能游乎不物之
域者方觀乎吾之逍遙之墟域同乎于圓也方也于方也
圓也故曰至圓無圓而能方至方無方而能圓孰能圓乎
方者曰太圓孰能方乎圓者曰太方故太方有言曰昔吾
方子之圓而子弗知吾之方太圓曰曩吾圓爾之方而爾
不知吾之圓若然者何也其有少哉是故規乎虛者虛之



不知其圓也，矩乎空者空之不知其方也，然則游心乎太
寂之鄉，令規矩無措其巧者，其唯太圓之與太方乎。

後之人談曰：東海有鳥，其名爲鵠，鵠之巨，鳥之亞也。泛乎
滄溟者，乎長鯨，厭而翔，翔乎碧空之畔，防風，奮者，七伯者
也。爲大弓萬物，鉤，望巨鵠之飛，於是乎發以射焉。一發而
中鵠之，咤怒聲，越雷，震，俄而驟，血成河，落毛，翳日，翻墜之
勢，韻乎空濛之間，墜於曠濟之野，皎然覆乎大地，太虛爲
之響，造化爲之光，改風，奮，環，趨，觀之，旬日而畢，然後陟巨
鵠之上，旁觀四海，崩，蔽乎大地，於是率天下之庖，徒，雲，梯
而解之，四方之烹者，蒸氣成雲，山木爲之竭，脯之費，七年
而中華不腊，肪之用，九年而異域不膏，帆其羽以爲舟者，

散乎大海，命之曰鵠毛之舶，防風，奮，神，其弓之力也。每齋
沐而祭焉。天下之傳聞，志，性者，莫不命駕而觀之，弧矢之
盛，造化已來，未之有者，於是乎在也。

濟之靈

濟之靈曰：江胥，漢之神曰河姑，會于真原之野，江之胥，問
乎河之姑曰：吾以子爲水也，縣而不散，夜而能煥，異乎川
者何也？河之姑曰：代謂吾之神，以至於此，吾亦何知焉？若
不開乎泛天，船，瀉，天江，俾牽牛，織女之相望，此吾之所能
也，敢問乎？若吾以若爲流也，却而罷，進行而有信，似乎識
者何也？江之胥曰：代謂吾之靈，以至於此，吾亦何知焉？子
不聞乎疾雷之奔，羣鷺之翔，素車白馬，兮三軍之騰，裝，此



吾之所能也。於是胥姑欣然相視而笑。自謂靈神之至。儼若無他道之微。曰。至玄才乎真原之野。聞而謂之曰。若爲胥姑哉。今吾語若。見天地之創。遂觀濤漢之有。且若之徒。假名乎巫咸之口。投首乎春秋之代。不亦近歟。夫迷者自釋濤漢之疑。假若胥姑之有。奈何受迷徒之咨。而不覺竊造化之巧。以爲功。不慧迷者之鬼笑。若於黃泉之間。歟。胥姑悚然謝而問之曰。吾以君爲友也。寂而不動。虛而能應。許吾之妄。俾吾之惑。君亦有夫心哉。吾聞道之微。先天地生在真原之野。號曰至玄。得非君子乎。孰爲君之名。哉。吾請辯吾靈神之所因。原夫濤漢之所以可得聞乎。至玄謂曰。吾將告若。欲知濤之說者。觀乎碧之理。有潔白之文。參

乎螢之腹。有昏曉之變。體之異也。豈有姑之神。邪。雖天漢之人。非川可知矣。若欲知濤之說者。觀乎脉之血。有往來之勢。察乎槐之葉。有開合之期。氣之應也。豈有胥之靈。邪。雖海濤之盛。非識可見矣。若欲知吾之說者。空之無形。而不動。谷之無情。而能應。虛之至也。豈有微之邪。雖吾道之妙。無心可知矣。吾且告若。崑崙之墟。有智。蟲馬贅聞而瘡。見託吾之無憑。若之有強。目河姑之神。假意江胥之靈。玄首至玄之微。僞之興也。於是乎起吾觀之太囊之內。似神而無者。六海波汴江而爲濤。天文皎夜而爲漢。炎光閃雲而爲電。雨色映日而爲虹。陽氣轉空而爲雷。心智滅境而爲道。其所然者。皆有由也。非若之靈。無吾之玄。然吾之無



也不無在若之有乎何有於是胥姑駢舞而謝曰實如所
論有慙故支頽陪無心之游聊以卒歲生爲智蟲之所誣
死則葬真原之野安能復區區託靈濤漢使迷者之鬼笑
吾侪於黃泉之間哉是夏也通真之伯會起觀之君坐忘
之后于睽修文好也中談而二侯競道之有無連闕解並
竟日不決觀之君曰吾起於觀亭之間知道不無而見有
忘之后曰吾坐於忘臺之上見道不有而知無通真之伯
謂之曰至道非有有無之殊君不見三光之見天邪在高
下而不同日月之體有大小諸星之位有廣狹若以遠近
論小大稽夫日也失之於炎涼若以炎涼而語遠近稽夫
日也失之於小大乃知無遠近之異旁視仰觀人目自爾

夫以百尺之竿戴乎盤卧之立之遠近適等而小大不同
信目之有夷險矣在乎東西不熾者諒襄熙而不正自此
地之陰氣得异耳然則至道之見乎心也亦猶是哉在忘
觀而不一或以爲有或以爲無以道爲有使觀君處忘臺
而見無以道爲無使忘后游觀亭而知有斯乃忘觀之心
自爾有無之體不殊由意之懷執滯者也然則競三光之
遠近者不曉乎夷險之微競至道之有無者未通乎執滯
之礙矣於是二君聞之銛舌而退達玄夫子曰睽之會一
三光之遠近合至道之有無割古今不明之辯削談論不
決之贅使觀君節並而忘后弭闕者真伯之力也

吳生者善圖鬼之術粉壁墨筆風馳電走或先其是或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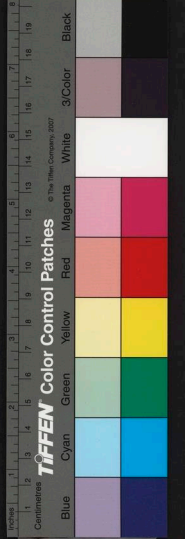


其手既會其身果應其口若合自然似見造化資以國名
行年六十天下之圖工迹其妙而不能盡玄真子聞而造
焉曰敢問圖鬼之方有術何其道之不竭也吳生喜而言
曰子非圖工之徒歟奚其問之深也於是筆醢之問揖玄
真子卮而酒之酒醢之間揖玄真子甌而茶之茶醢之間
屏諸弟子揖玄真子宿而語之告以圖鬼之方曰吾何術
哉吾有道耳吾嘗茶醢之間中夜不寢澄神湛慮喪萬物
之有忘一念之懷久之寂然豁然儵然恢然匪素匪畫詭
怪魑魍千巧萬拙一生一滅來不可闕貌不可竭吾以其
道之妙其方之要每以圖鬼為事未嘗告術於人足以行
年六十負於國名天下以吾為圖鬼之祖自吾作古圖工

如林願吾之觀聲吾響而不終形吾影而不窮鑿吾石而
竭力影吾道而莫測感子有造化之問吾不能無造化之
對以吾不傳於人請子告於代玄真子謝之曰泐境者易
泐像者難幸聞圖鬼之道吾見造化之端吾固不代之告
君無謂吾之傳

荷水為珠其圓也非規而不可方者離乎著也爐火為輪
其常也非環而不可斷者疾乎連也背日噴乎水成虹蜺
之狀而不可直者齊乎影也汲江釀乎酒應波濤之湧而
不可停者均乎氣也片雨滴海合滄溟而不可殊者得其一
也寂心歸空同太虛而不可分者會其天也

日月有合璧之元死生有循環之端定合璧之元者知薄



蝕之交有時達循環之端者知死生之會有期是故月之掩日而光昏月度而日耀日之對月而明奪遠對而月明是故死之換生而魂化死過而生來生之志死而識空矣忘而死見然則月之明由日之照者也死之見由生之知者也非照而月之不明矣非知而死之不見矣且薄蝕之交不能傷日月之體死生之會不能變至人之神體不傷故日月無薄蝕之憂神不變故至人無死生之恐者矣有之非未無也無之非未有也且未無之有而不有未有之無而不無斯有無之至也故今有之忽無非昔無之未有今無之忽有非昔有之未無者異乎時也若夫無彼無有連死性之無有而不殊無此有無合將來有無而不異者同乎時也異乎時者代以爲必然會有不然之者也同乎時者代以爲不然會有必然之者也

影之問乎光曰吾昧乎體之陰君昭乎質之陽君之初吾之餘君之中吾之窮君之沒吾之滅君之清吾之明何君之好無恒俾吾之令無常歟光之答乎影曰子在空而無在實而有在翼而飛在足而走鉤而曲在弦而直子之近乎燭出子體之外子之遠乎鏡入吾質之內子之自無恒豈吾之獨無常歟雖然子之同抑吾之可通吾恠吾之尤者雖吾亦不知之何哉吾逼陽燧之抱倒乎子之面吾遭羅喉之蝕曲乎子之葉吾將問諸造化窮理盡性而不知者命也夫影笑之曰君第收光吾將滅影有之與無由



君之與吾何肯何正安推乎造化之命哉、

默之來也默曰一寂能一之默曰二寂能二之默之一也無寂之一也有默之二也無有寂之二也有無一之一也不離乎二二之二也不離乎一然則知寂之不一明默之不二者斯謂之真一矣夫真一者無一無二無寂無默無是四者又無其無斯謂之真無矣夫能游乎真無之域者然後謁乎真一之容者焉夫游乎真無之域謁乎真一之容者乃見乎諸無矣寂於是謂默曰若夫諸無者人莫能名焉吾強爲之名者曰太無之寰夫太無之寰者人無能謚焉吾強爲之謚者子能聽之乎曰能寂於是乎端參節氣湛然不曰久之而兩忘默之悟曰何也吾聞其名矣必見其無也今也吾聞其謚矣未見其無也斯之謂之大覺之謚耶寂之覺曰適吾與子爲微談而子果聞諸子可謂明微矣自默之還也而寂爲之絕談、



天隱子序

神仙之道以長生爲本長生之要以養氣爲先夫氣受之於天地和之於陰陽陰陽神虛謂之心心主晝夜寤寐謂之寃寃如此人之身大率不遠乎神仙之道天隱子吾不知其何許人著書八篇包括秘妙殆非人間所能力學觀夫脩鍊形氣養和心虛歸根契於伯陽遺照齊於莊叟長生久視無出是書承禛服習道風惜乎世人天促真壽思欲傳之同志使簡易而行信哉自伯陽而來唯天隱子而已矣謹序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天隱子序

神仙之道以長生爲本長生之要以養氣爲先夫氣受之於天地和之於陰陽陰陽神虛謂之心心主晝夜寤寐謂之寃寃如此人之身大率不遠乎神仙之道天隱子吾不知其何許人著書八篇包括秘妙殆非人間所能力學觀夫脩鍊形氣養和心虛歸根契於伯陽遺照齊於莊叟長生久視無出是書承禛服習道風惜乎世人天促真壽思欲傳之同志使簡易而行信哉自伯陽而來唯天隱子而已矣謹序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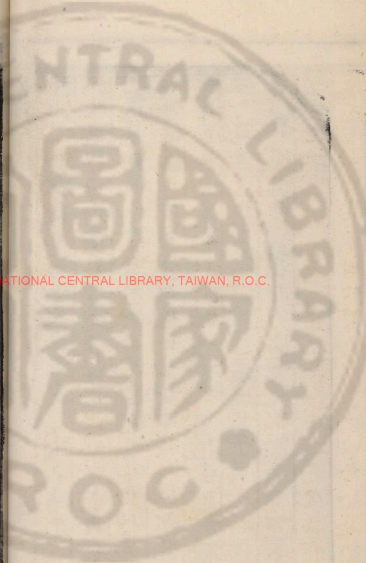
天隱子

神仙

人生時稟得虛氣精明通悟學無滯塞則謂之神宅神於
內遺照於外自然異於俗人則謂之神仙故神仙亦人也
在於脩我虛氣勿為世俗所論折遂我自然勿為邪見所
凝滯則成功矣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情之邪也風寒暑
濕飢飽勞逸八者氣之邪也去此邪成仙
也功

易簡

易曰天地之道易簡者何也天隱子曰天地在我首之上
足之下開目盡見無假繁巧而言故曰易易簡簡者神仙
之德也經曰至道不繁至人無為然則以何道求之曰無求不能知無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道不能成凡學神仙先知易簡苟言涉竒詭適足使人執
迷無所歸本此非吾學也世人學仙又爲仙所迷者有矣
學烝及爲烝所疾者有矣

漸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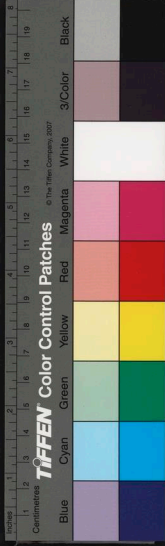
易有漸卦老氏有妙門人之脩真達性不能頓悟必須漸
而進之安而行之故設漸門一曰齋戒二曰安處三曰存
想四曰坐忘五曰神解何謂齋戒曰澡身虛心何謂安處
曰深居靜室何謂存想曰收心復性何謂坐忘曰遺形忘
我何謂神解曰萬法通神是故習此五漸之門者了一則
漸次至二了二則漸次至三了三則漸次至四了四則漸
次至五神仙成矣

齋戒

齋戒者非蔬茹飲食而已。澡身非湯浴去垢而已。蓋其法
在節食調中磨擦暢外者也。夫人稟五行之氣而食五行
之物而實自胞胎有形也。呼吸精血豈可去食而求長生
但世人不知休糧服氣道家權宜非永絕食粒之謂也。食
之有齋戒者齋乃潔淨之務戒乃節慎之稱。有飢即食食
勿令飽此所謂調中也。百味未成熟勿食五味太多勿食
腐敗閉氣之物勿食此皆宜戒也。手常磨擦皮膚溫熱發
去冷氣此所謂暢外也。又坐又立又勞役皆宜戒也。此是
調理形骸之法。形堅則氣全是以齋戒爲漸門之首矣。

安處

何謂安處曰非華堂邃宇重裯廣榻之謂也。在乎南向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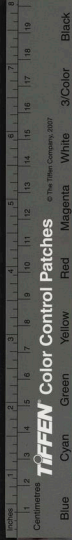
坐東首而寢。陰陽適中。明暗相半。屋無高。高則陽盛而明。多。屋無卑。卑則陰盛而暗。多。故明多則傷魄。暗多則傷魂。人之魂陽而魄陰。苟傷明。暗則疾病生焉。此所謂居處之室。尚使之然。況天地之氣。有亢陽之攻肌。淫陰之侵體。豈不防慎哉。脩養之漸。倘不法此。非安處之道。術曰。吾所居室。四邊皆窗戶。遇風即闔。風息即開。吾所居。厓前簾後屏。大明則下簾。以和內暎。太暗則捲簾。以通其外曜。內以安心。外以安目。心目皆安矣。明暗尚然。況太多事慮太多情欲。豈能安其內外哉。故學道以安處為次。

存想

存謂存我之神。想謂想我之身。閉目即見自己之目。收心即見自己之心。心與目皆不離我身。不傷我神。則存想之漸也。凡人目終日視他人。故心亦逐外走。終日接他事故。目亦逐外瞻。營營浮光。未嘗復照。柰何不病且天邪。是以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誠性存存。象妙之門。此存想之漸。學道之功半矣。

坐忘

坐忘者。因存想而得也。因存想而忘也。行道而不見其行。非坐之義乎。有見而不行。其見非忘之義乎。何謂不行。曰心不動。故何謂不見。曰形都泯。故天隱子瞑而不視。或者悟道乃退。曰道果在我矣。我果何入哉。天隱子果何入哉。於是彼我兩忘。了無所照。



神解

一齋戒謂之信解。

言無信心即不能解

二安處謂之閑解。

言無閑心即不能解

三存想謂之慧解。

言無慧心即不能解

四坐忘謂之定解。

言無定心即不能解

信定閑慧四門通神。謂之神解。故神之為義。不行而至。不

疾而速。陰陽變通。天地長久。兼三才而言謂之易。

變變則通。齊萬物而言謂之道德。老子道經。本一性而言。謂之真。如天隱。子生乎易中。死乎易中。動因萬物靜因萬

物邪由一性。真由一性。是以生死動靜邪真。吾皆以神而

解之。在人謂之仙矣。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故神仙之

道。五歸一門。謂五漸終同歸於仙矣。

無能子序

無能子余志形交也。少博學寡欲長而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黃巢亂避地流轉。不常所處。凍餒淡如也。光啓三年。天

子在褒。四方籓異。無能子寓于左輔景氏民舍。自晦也。民

舍之陋。雜處其間。循循如也。晝好卧。不寐卧。則筆札一二

紙興。則懷之。而不余示。自仲春壬申。至季春己亥。盈數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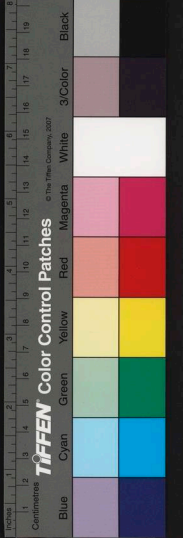
紙卷。而囊之。似有所著者。余竊得之多。紀所傳所見。或嘗

與昆弟朋友問答。之書。其旨歸於明自然之理。極性命之

端。自然無作性命。無欲是以畧禮教。而外世務。焉知之者

不待喻而信。不知者能無罪乎。余因析為品目。凡三十四

篇。與知之者共之。余蓋具審無能子行止中藏。故不述其



神解

一齋戒謂之信解。

言無信心即不能解

二安處謂之閑解。

言無閑心即不能解

三存想謂之慧解。

言無慧心即不能解

四坐忘謂之定解。

言無定心即不能解

信定閑慧四門通神。謂之神解。故神之為義不行而至，不

疾而速。陰陽變通，天地長久，兼三才而言謂之易。

變變則通。齊萬物而言謂之道德。老子道經曰：易窮則

謂之真。如天隱，子生乎易中，死乎易中，動因萬物靜因萬

物邪由一性，真由一性，是以生死動靜邪真，吾皆以神而

解之。在人謂之仙矣。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故神仙之

道五歸一門。謂五漸終同歸於仙矣。

無能子序

無能子余志形交也。少博學寡欲，長而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黃巢亂，避地流轉，不常所處。凍餒淡如也。光啓三年，天

子在褒四方，猶異無能子寓于左輔景氏民舍，自晦也。民

舍之陋雜，處其間，循循如也。晝好卧，不寐卧則筆札一二

紙興，則懷之而不余示。自仲春壬申至季春己亥，盈數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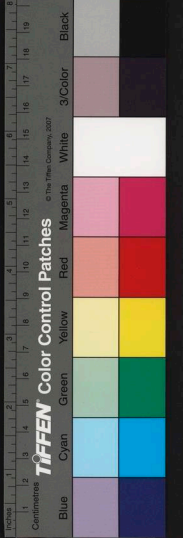
紙卷而囊之，似有所著者。余竊得之多，紀所傳所見，或嘗

與昆弟朋友問答之，書其旨歸於明自然之理，極性命之

端，自然無作性命無欲，是以畧禮教而外世務焉。知之者

不待喻而信，不知者能無罪乎。余因析為品目，凡三十四

篇，與知之者共之。余蓋具審無能子行止中藏，故不述其



姓名游宦焉

出元德書院

無能子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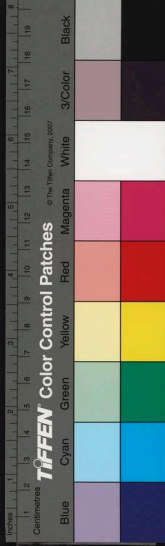
無能子

聖過

天地未分混沌一炁二炁充溢分爲二儀有清濁焉有輕重焉輕清者上爲陽爲天重濁者下爲陰爲地矣天則剛健而動地則柔順而靜炁之自然也天地既位陰陽炁交於是裸蟲鱗蟲毛蟲羽蟲甲蟲生焉人者裸蟲也與大鱗毛羽蟲俱焉同生天地交炁而已無所異也或謂有所異者豈非乎人自謂異於鱗羽毛甲諸蟲者豈非乎能用智慮耶言語耶夫自鳥獸迨乎蠢蠕皆好生避死營其巢穴謀其飲啄生育乳養其類而護之與人之好生避死營其宮室謀其衣食生育乳養其男女而私之無所異也可

無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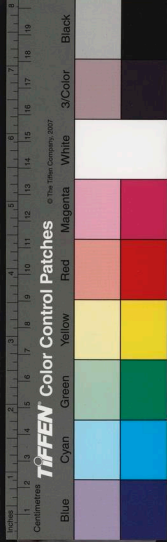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謂之無智慮耶夫自鳥獸迨乎螽蟴者號鳴啁噪皆有其音安知其族類之中非語言耶人以不喻其音而謂其不能言又安知手鳥獸不喻人言亦謂人不能語言耶則其號鳴啁噪之音必語言爾又何可謂之不能語言耶智慮語言人與蟲一也所以異者形質爾夫鱗毛羽甲中形質亦有不同者豈特止與人不同耶人之中形質亦有同而異者異而同者豈特止與四蟲之形質異也嗟乎天與地陰陽氣中之巨物爾裸鱗羽毛甲五靈因巨物合和之炁又物於巨物之內亦猶江海之含魚鱉山陵之包草木爾所以太古時裸蟲與鱗毛羽雜處雌雄牝牡自然相合無男女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序夏巢冬穴無宮室之制如是皆仁義忠信踰禮樂而爭焉謂之聖人者悔之不得已乃設刑法與兵以制之小則刑之大則兵之於是繆繼桎梏鞭笞流竄之罪充於國戈鋌弓矢之伐充於天下覆家亡國之禍綿綿不絕生民困貧夭折之苦漫漫不止嗟乎自然而蟲之不自然而人之彊立宮室飲食以誘其欲彊分貴賤尊卑以激其爭彊爲仁義禮樂以傾其真彊行刑法征伐以殘其生俾逐其末而忘其本紛其情伐其命迷迷相死古今不復謂之聖人者之過也

明本

夫所謂本者無爲之爲心也形骸依之以立也其爲常而不殆也如火之可用以焚不可奪其炎也如水之可用以



潤不可奪其濕也。取之不有忘之，不無動之，則察秋毫之形，審蚊蚋之音，靜之則不見丘山，不聞雷霆。大之可以包天壤，細之可以入眉睫。惚惚恍恍，不來不往。希希夷夷，不盈不虧。巢由之隱，園綺之遁，專其根而獨善也。堯授舜舜授禹，禹授啓，湯放桀，武王伐紂，張其機而兼濟也。明之者可藏則藏，可行則行，應物立事，曠乎無情，昧之者嗜欲是馳，耳目是隨，終日忘用，不識不知，孰能照以無滯之光，委以自然之和，則無名之元，見乎無見之中矣。

析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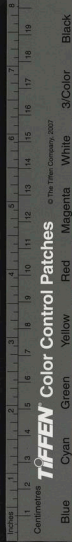
天性者神也，命者氣也，相須於虛無，相生於自然，猶乎墳堯之相感也。陰陽之相和也，形骸者性命之器也，猶乎火毛飲血，無百穀之食，生自駝，死自仆，無奪害之心，無壅蔽之事，任其自然，遂其天真，無所司牧，濛濛淳淳，其理也。居且久矣，無何裸蟲中繁，其智慮者，其名曰人，以法限鱗毛羽諸蟲，又相教播種，以食百穀，於是未有耜之用，構木合土，以建宮室，於是有了斧之工，設婚嫁，以祈雌雄，牝牡，於是有了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序，爲棺槨衣衾，以瘞藏其死，於是有了喪葬之儀，結罟網羅，以取鱗毛羽諸蟲，於是有了刃俎之味，濛濛以之散，情意以之作，然由自彊，自弱，無所制焉。繁其智慮者，又於其中釋一以統衆，名一爲君，名衆爲臣，一可役衆，衆不得凌一，於是有了君臣之分，尊卑之節，尊者隆，衆者同降，及後世又設爵祿，以升降其衆，於是有了



貴賤之等用其物貧富之差得其欲乃謂繁智慮者爲聖人既而賤慕貴貧慕富而人之爭心生焉謂之聖人者憂之相與謀曰彼始濛濛淳淳孰謂之人吾彊名之曰人人蟲乃分彼始無卑無尊孰謂之君臣吾彊建之乃君乃臣彼始無取無欲何謂爵祿吾彊品之乃榮乃辱今則醜真淳厚嗜欲而包爭心矣爭則奪奪則亂將如之何智慮愈繁者曰吾有術焉於是立仁義忠信之教禮樂之章以拘之君苦其臣曰苛臣侵其君曰叛父不受子曰不慈子不尊父曰不孝兄弟不相順爲不友不悌夫婦不相一爲不貞不和爲之者爲非不爲之者爲是是則榮非則辱於是樂是耻非之心生焉而爭心抑焉降及後代嗜欲愈熾於之在薪薪非火不炎火非薪不光形骸非性命不立性命假形骸以顯則性命自然沖而生者也形骸自然滯而死者也自然生者雖寂而常生自然死者雖搖而常死今人莫不好生惡死而不知自然生死之理觀乎不搖而偃者則憂之役其自然生者務存其自然死者存之愈切生之愈疎是故沈羽而浮石者何惑之甚歟

無憂

夫人大惡者死也形骸不搖而偃者也夫形骸血肉耳目不能虛而靈則非生之具也故不待不搖而偃則曰死方搖而趨本死矣所以搖而趨者憑發本不死者耳非能自搖而趨者形骸本死則非今死非今死無死矣死者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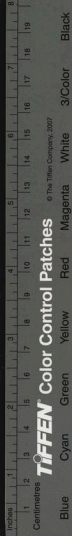
大惡也無死可惡則形骸之外何足汨吾之至和哉

質妄二篇

天下人所共趨之而不止者富貴與美名爾所謂富貴者足於物爾夫富貴之亢極者大則帝王小則公侯而已豈不以被袞冕處宮闕建羽葆警蹕故謂之帝王耶豈不以戴簪纓喧車馬伏旌旃鈇鉞故謂之公侯耶不飾之以袞冕宮闕羽葆警蹕簪纓車馬鈇鉞又有乎帝王公侯哉夫袞冕羽葆簪纓鈇鉞旌旃車馬皆物也物足則富貴富貴則帝王公侯故曰富貴者足物爾夫物者人之所能爲者也自爲之反爲不爲者感之乃以足物者爲富貴無物者爲貧賤於是樂富貴恥貧賤不得其樂者無所不至

自古及今醒而不悟壯哉物之力也夫所謂美名者豈不居家孝事上忠朋友信臨財廉克乎才足乎藝之類耶此皆所謂聖人者尚之以拘愚人也夫何以被之美名者人之形質爾無形質廓乎太空故非毀譽所能加也形質者囊乎血與乎滓者也朝合而暮壞何有於美名哉今人莫不失自然正性而趨之以至於詐僞激者何也所謂聖人者誤之也

古今之人謂其所親者血屬於是情有所專焉聚則相歡離則相思病則相憂死則相哭夫天下之人與我所親手足腹背耳目口鼻頭頸眉髮一也何以分別乎彼我哉所以被我者必名字爾所以踈於天下之人者不相熟爾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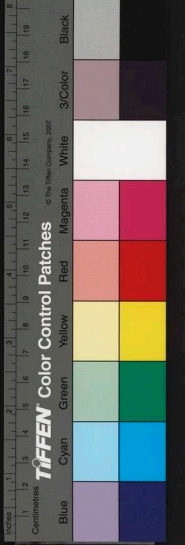
以親於所親者相熟爾嗟乎手足腹背耳目口鼻頭頸眉髮俾乎人人離析之各求其謂之身體者且無所得誰謂所親耶誰謂天下之人耶取於名字彊爲者也若以名所親之名名天下之人則天下之人皆所親矣若以熟所親之熟熟天下之人則天下之人皆所親矣胡謂情所專耶夫無所孝慈者孝慈天下有所孝慈者孝慈一家一家之孝慈未獎則以情相苦而孝慈反爲累矣獎則僞僞則父子兄弟將有懃怨者矣莊子曰魚相處於陸相煦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至哉是言也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自然各適矣故情有所專者明者不爲

真脩 四篇

夫衡鏡物也成於人者也人自成之而反求輕重於衡妍醜於鏡者何也衡無心而平鏡無心而明也夫無心之物且平且明則夫式之有心者研之以無澄之以虛涵澈希夷不知所如吾見其偕天壤以無彊淪顛烝而不疲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夫水之性壅之則澄決之則流昇之雲則雨沈之土則潤爲江海而不務其大在坎穴而不耻其小分百川而不疲利萬物而不辭至柔者也故老聃曰柔弱勝剛彊則舍神體虛專氣致柔者得乎自然之元者也

夫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自然感應之理也故神之召氣氣之從神猶此也知自然之相應專玄牝之歸根



則幾乎懸解矣

夫鳥飛於空魚游於淵非術也自然而然也故爲鳥爲魚者亦不自知其能飛能游苟知之立心以爲之則必墮必溺矣亦猶人之足馳手捉耳聽目視不待習而能之也當其馳捉聽視之際應機自至又不待思而施之也苟須思之而後可施之則疲矣是以任自然者又得其常者濟夫浩然而虛者心之自然也今人手足耳目則任其自然而馳捉聽視焉至於心則不任其自然而撓焉欲其至和而靈通也難矣

文王說

呂望釣於渭濱西伯將畋筮之其繇曰非熊非羆天道爾師及畋得望西伯再拜望鈞不輟西伯拜不止望箕踞笑曰汝何爲來哉西伯曰殷政荒矣生民荼矣愚將拯之思得賢士望曰殷政自荒生民自荼胡與於汝汝胡垢予西伯曰夫聖人不藏用以獨善於己必盡智以兼濟萬物豈無是耶望曰夫人與鳥獸昆蟲共浮於天地中一炁而已猶乎天下城郭屋舍皆峙於空虛者也盡壞城郭屋舍其空甍空若盡殺人及鳥獸昆蟲其炁常炁殷政何能荒耶生民何謂荼耶雖然城郭屋舍已成不必壞生民已形不必殺予將拯之矣乃許西伯同載而歸太顛閔天私於西伯曰公劉后稷之積德累功以及於王王之德克乎祖宗矣今三分天下王有其二亦可謂隆矣呂望漁者爾王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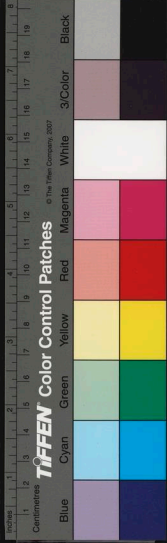


謂下之甚耶西伯曰夫無爲之德包裹天地有爲之德開
物成事軒轅陶唐之爲天子也以有爲之德謁廣成子於
崆峒叩詐由於箕山而不獲其一顧矧吾之德未迨乎軒
堯而早无爲之德乎太顛閔天曰如王之說望固无爲之
德也何謂從王之有爲耶西伯曰天地無爲也日月星辰
運於晝夜雨露霜雪零於秋冬江河流而不息草木生而
不止故无爲則能無滯若滯於有爲則不能無爲矣呂望
聞之知西伯實於夏民不利於得殷天下於是乎率與之
興周焉

首陽子說

文王及武王伐紂滅之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而

起大事動大衆非孝也爲臣弑君非忠也左右欲兵之武
王義而釋之伯夷叔齊乃及隱首陽山號首陽子夫天下
自然之時君臣無分乎其間爲之君臣以別尊卑謂之聖
人者以智欺愚也以智欺愚妄也吾與汝嘗言之矣妄爲
君臣之中妄殷有稱妄殷之中妄辛有稱妄辛之中妄暴
虐以充妄欲姬發之動亦欲也欲則妄所謂以妄取妄者
也夫無爲則淳正而當天理父子君臣何有哉有爲則嗜
欲而亂人性孝不孝忠不忠何異哉今汝妄吾之嘗言又
以妄說突其妄兵是求義聲也以必朽之骨而迎虛聲是
以風掇燭也姬發不兵汝幸也兵之而得義聲朽骨何有
哉夫龍暴其鱗鳳暴其翼必伺於漁者弋者悲乎殆非吾



之友也夷齊於是逃入首陽山罔知所終後人以爲餓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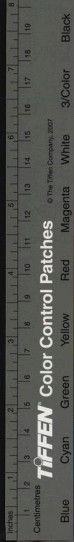
老君說

孔子定禮樂明舊章剛詩書脩春秋將以正人倫之存杜亂臣賊子之心往告於老聃老聃曰夫治大國者若烹小鮮踈於刀几則爛矣自昔聖人創物立事誘動人情入情失於自然而天其性命者紛然矣今汝又文而縟之以繁人情情繁則急急則詐詐則益亂所謂伐天真而矜己者也天禍必及孔子慎然亦不能遂已既而削跡於衛伐樹於宋饑於陳蔡圍於匡皇皇汲汲幾於不免孔子顏謂顏回曰老聃之言豈是謂乎

孔子說二篇

孔子圍於匡七日絃歌不輟子路曰由聞君子包周身之防無一朝之患夫子聖人也而飢於陳圍於匡何也然而夫子絃歌不輟罔有憂色豈有術乎孔子曰由來語汝夫是非邪正由乎人厚薄懸乎分通塞存乎時日月之照不能免薄蝕之患聖賢之智不能移厚薄通塞之數君子能仁於人不能使人仁於我我能義於人不能使人義於我匡之圍非丘之罪也丘亦不能使之不圍焉然而可圍者丘之形影也丘方惚無形於沖漠淪無情於杳冥不知所以憂故偶諧於絃歌爾言未幾匡人解去

原憲居陋巷子貢方相魯衛結駟聯駟訪憲焉憲攝髮衣子貢曰夫子病耶憲曰憲聞德義不脩謂之病無財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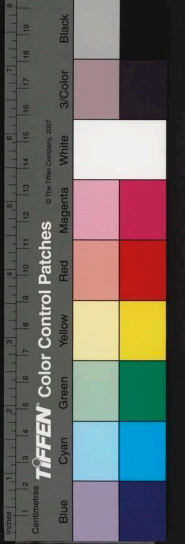


貧憲貧也非病也子貢耻其言終身不敢復見憲仲尼聞之曰賜也言失之也夫拘於形者不虛存於心者不淳不虛則思之不清不淳則其心不貞賜近於驕欲憲近於堅白比之清濁將去幾何

范蠡說

范蠡佐越王勾踐滅吳殺夫差與大夫種謀曰吾聞陰謀人者其禍必復夫姑蘇之滅夫差之死由吾與子陰謀也況王之爲人也可與共患不可共樂且功名遂身退天_之理也吾將退子其偕乎大夫種曰夫天地之於萬物也春生冬殺萬物豈於冬殺而反禍天地乎吾聞聖人不貴乎獨善而貴乎除害成物苟成於物除害可也是以黃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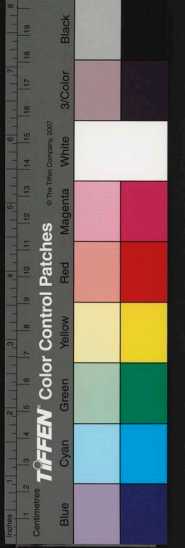
殺蚩尤舜去四凶我今除吳之亂成越之霸亦成物除害爾何禍之復我哉況王方以滅吳得了與我必相始終子無遽於退也范蠡曰不然夫天地無心且不自宰况宰物乎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春以和自生冬以寒自殺非天地使之然也聖人雖有心其用也體乎天地天地雖無心機動則應事迫則順事過則逆除害成物無所憎愛故害除而無禍物成而無福今王以怨吳之心祿我與子以取其謀我與子利其祿而謀吳以滅人爲功以報祿我者人之姦也自謂天地之生殺聖人之除害成物不其欺耶大夫種不悅疑之不決范蠡竟辭勾踐泛扁舟於五湖俄而越殺大夫種



宋玉說

屈原仕楚爲三閭大夫，楚襄王無德，佞臣靳尚有寵，楚國不治，屈原憂之，諫襄王請斥靳尚，王不聽，原極諫，其徒宋玉止之，曰：夫君子之心也，脩乎己，不病乎人，晦其用，不曜於衆，時來則應，物來則濟，應時而不謀，已濟物而不務功，是以惠無所歸，怨無所集，今王方眩於佞口，醉於亂政，楚國之人皆貪靳尚之貴，而嚮隨之，大夫乃才子，然挈其忠信，而叫諫，其中言不從國不治，徒彰乎彼，非我，是此賈仇而釣禍也。原曰：吾聞君子處必孝悌，仕必忠信，得其志雖死猶生，不得其志雖生猶死，諫不止，靳尚怨之，讒於王而逐之，原彷徨湘濱，謠吟悲傷，宋玉復喻之曰：始大夫才子

然挈忠信而叫諫於羣佞之中，玉爲大夫危之而言之，舊矣，大夫不能從，今胡悲耶？豈辭祿是思，國寔是念耶？原曰：非也。悲夫，忠信不用，楚國不治也。玉曰：始大夫以爲死孝悌，忠信也，又何悲乎？且大夫貌容形骸，非大夫之有也，美不能醜之，醜不能美之，長不能短，短不能長，彊壯不能羸弱之，羸弱不能彊壯之，病不能排死，不能留形骸，似乎我者也，而我非可專一，一身尚若此，乃欲使楚人之國由我理亂，大夫之感亦甚矣。夫君子寄形以處世，虛心以應物，無邪無正，無是非，無善無惡，無功無罪，虛乎心，雖桀紂躡蹠，非罪也，存乎心，雖堯舜變契，非功也，則大夫之忠信，靳尚之邪佞，孰分其是非耶？無所分別，則忠信邪佞一也，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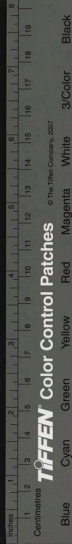


所分則分者自妄也而大夫離真以襲妄恃已以黜人不待王之棄透而大夫自棄矣今求乎忠信而得乎忠信而又悲之而不能自止所謂兼失其妄心者也王聞上達節中守節下失節夫虛其心而遠於有爲者達節也存其心而分是非者守節也得其所分又悲而撻之者失節也原不達竟沈汨羅而死

商隱說

漢高帝嬖於戚姬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盈大臣不能爭呂后危之謀於留侯張良良曰夫有非常之人然後成非常之事良聞商洛山遁者四人曰夏黃公角里先生東園公綺里季上嘗召不能致今太子實能自早以來之四人

且來來而賓太子此善助也呂后如良計達呂澤迎之四人始耻之既而相謂曰劉季大度又知所以高我求我不得慙已而已矣呂雉女子性復慘忍其子盈不立必迫於危危而求我安危卜於我也求我不得必加禍於我姑俞之可也乃來一日偕太子進高祖見而問之四人咸自名帝愕然曰吾嘗求之而不從吾何謂從太子四人曰陛下慢人我義不受辱太子尊人我卽以賓游帝謝之指謂戚姬曰太子羽翼成矣不可搖也呂后德之將尊爵之四人相謂曰我之來遠禍也非欲於心也盈立則如意黜呂雉得志則戚姬死今我懼禍成盈而敗如意歡呂后而愁戚姬所謂廢人而全己殆非殺身成仁者也復將忍耻爵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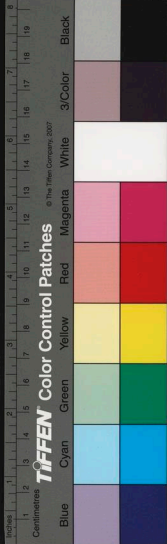


崇德書院
無能子
女子之手以亡于建，何異賊人夕入室得金而矜富者耶？乃復商山呂后不能留張良，亦悟於是屏氣絕穀而退居爾。

嚴陵說

光武微時與嚴陵爲布衣之交，及即位而陵方釣於富春渚，光武思其舊慕其賢躬往聘之，陵不從。光武曰：「吾與子交也，今吾貴爲天子，而子猶漁吾爲子耻之，吾有官爵可以貴子，金玉可以富子，使子在千萬人上，舉動可以移山，撒叱吃可以興雲，雨榮宗華族，聯公繼侯，丹腹官室，雜香車馬，美衣服珍飲食，擊鐘鼓，合歌舞，身樂於一世，名傳於萬祀，豈與垂餌終日，田沒無聞，較其升沈榮辱，哉，可爲從

於我也。」陵笑曰：「始吾交子之日，而子惰志意，樂貧賤，似有可取者，今乃誇吃眩惑，妄人也。」夫四海之內，自古以爲至廣大也，十分之中山，嶽江海有其半，蠻夷戎狄有其三，中國所有一二而已，背叛侵凌，征伐戰爭，未嘗怙息。夫中國天子之貴，在十分天下一二，分中，征伐戰爭之內，自尊者爾，夫所謂貴且尊者，不過於一二分中，徇喜怒，專生殺而已，不過一二分中，擇土木以廣宮室，集繒帛珍寶以繫車服，殺牛羊種百穀以美飲食，列姝麗，敲金石以悅視聽，而已。嗜欲未厭，老至而死，豐肌委於螻蟻，腐膏淪於土壤，匹夫匹婦一也。天子之貴，何有哉？所謂貴我以官爵者，吾知之矣。自古帝王與公侯卿大夫之號，皆聖人疆名以等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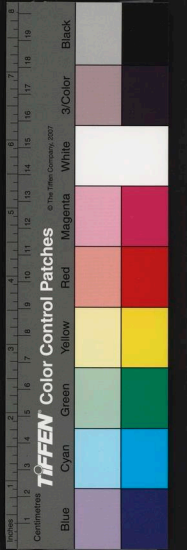


駁段
也記馬

貴賤而誘愚人爾且子今之帝王之身昔之布衣之身也
 今人雖帝子而子自視之何異於昔蓋以誘我於彊名而
 使子悅而誇吃也今又欲以彊名公侯卿大夫誘我非愚
 我耶夫彊名者眾人皆能為之我苟悅此當自彊名曰公
 侯卿大夫可矣何須子之彊名哉子必曰官爵者以其富
 貴其身也官爵實彊名也自我則有富貴之實不自我則
 富貴何有哉大所謂官爵富貴者亦不過於我冠鳴玉驅
 前殿後坐大厦被鮮服耳倦絲竹口飲椒蘭皆子所誘我
 之說而已子所誘我者不過充欲之物而已夫車馬代勞
 也駢驥駁段一也屋宇庇風雨也丹墀蓬茅一也衣服蔽
 形也綺紈常布一也食粒和饑也椒蘭藜藿一也況吾田
 乎太虛咀乎太和動靜不作陰陽同波今方自忘其姓氏
 自委其行止操竿投綫淡然如寄又何暇措其股體愁其
 精神貪乎彊名而充乎妄欲哉且王莽更始之有天下與
 子之有天下何異哉同乎求為中國所尊者爾豈憂天下
 者耶今子戰爭殺戮不知紀極盡人之性命符已之所欲
 仁者不忍言也而子不耻反以我漁為耻耶先武慙於是
 不敢臣陵焉

孫登說

孫登先生隱蘇門山嵇康慕而往見之曰康聞蟋蟀不能
 知龜齡燕雀不能與鴻期康之心實不足以納真誨然而
 日月之照何限乎康在堯堯兩露之潤罔擇乎蘭蓀蕭艾



先生理身固命之餘，顧以及康，伴康超乎有涯，邀乎無垠，登久而應之曰：夫杳杳冥冥，有精非精，渾渾淳淳，有神非神，精神甚真，離之不分，留之不存，孰謂固命，孰謂理身，孰爲有涯，孰爲無垠，然而虛无之中，綿綿相循，出入無跡，爲天地之根，知之者明，得之者尊，凡汝所論，未窺其門，吾聞諸老聃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且夫蚌以珠剖象，以齒焚蘭，煎以膏，翠拔以文，常人所知也，汝有藻飾之才，亡真濛之機，如執明燭，煌煌光輝，穹蒼所惡也，吾嘗得汝貽山巨源絕交書，其間二大不可，七不堪，皆矜已疵物之說，時之所憤也，夫虛其中者，朝市不喧，欲其中者，巖谷不幽，仕不能奪，汝之情處不能濟，汝之和仕不累，不仕則已，而又絕人之交，增以矜已疵物之說，嗚呼，矜於塵世之中，而欲探乎永生，可謂惡影而走於月中者也，何足聞吾之誨哉，康眩然如醒，後果以刑死。

答通問

無能子貧，其昆弟之子且寒而飢，嗟嗟吟者相從焉，一日兄之子通謂無能子曰：嗟寒吟飢，有年矣，夕則多夢，祿仕而豐乎車馬，金帛，夢則樂寤，則憂何可獲，置其易哉，無能子曰：晝憂夕樂，均矣，何必易哉，通曰：夕樂夢爾，無能子曰：夫夢之居屋室，乘車馬，被衣服，進飲食，悅妻子，憎仇讎，憂樂喜怒，與夫寤而所欲，所有爲者，有所異耶，曰：無所異，無所異，則安知寐而爲之者，夢耶，寤而爲之者，夢耶，且人生百



歲其間晝夕相半，半憂半樂，又何怨乎？夫冥乎虛而專乎常者，王侯不能爲之貴，厮養不能爲之賤。玉帛子女不能爲之富，藜藿繼縷不能爲之貧，則憂樂無所容乎其間矣。動乎情而屬乎形者，或物而已矣。物者所謂富貴之具也，形與物朽敗之本也。情感之而憂樂之無常也，以無常之情，縈朽敗之本，寤猶夢也。百年猶一夕也，汝能冥乎虛而專乎常，則不知所以飢寒富貴矣。動乎情而屬乎形，則晝夕寤寐俱夢矣。汝改其思之。

答華陽子問

無能子形骸之友，華陽子爲其所知，迫以仕，華陽子疑問。無能子曰：吾將學無心久矣。仕則違心，矣不仕則忿所知。

如何其可也。無能子曰：無心不可學，無心非仕不仕，心疑念深，所謂見瞽者臨窆而教之前也。夫無爲者，無所不爲也。有爲者，有所不爲也。故至實合乎知常，至公近乎無爲，以其本無欲而無私也。欲於中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帝車侯服無心也。故聖人宜處則處，宜行則行，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耻爲匹夫，勢便於兼濟，則堯舜不辭爲天子。其爲無心一也。堯舜在位，不以天子之貴貴乎身，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及朱均不肖，則以之授舜，舜授禹，捨其子如疣贅，去天下如涕唾，是以歷萬祀而天下恩。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天下熟其德矣，以成王在其勢，不便於已，故不爲天子，以成王幼其勢，宜於居攝，故不敢辭。



是以全周之祀。活周之民。魏成功其德。木虧此皆不欲於中而無所不爲也。子能達此。雖聞鷄走狗於屠肆之中。舉旗斬將於兵陣之間。可矣。此仕乎。

答愚中子問

無能子心。交愚中子。病心祈藥於無能子。无能子曰。病何。曰。痛曰。痛在何。曰。在心。曰。心在何。愚中子告病已闕矣。無能子曰。此人可謂得灰之真。而神光不昧者也。

魚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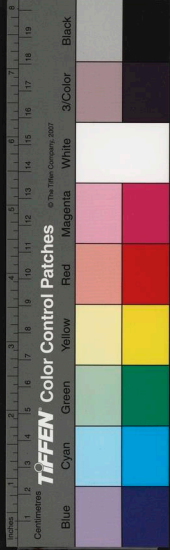
河有龍門。隸古晉地。禹所鑿也。懸水數十仞。涼其聲雷然。一舍之間。河之巨魚。春則連羣集其下。力而上。泝越其門。者則化爲龍。於是擊雲搜雨焉。河壩織鱗望之。相謂曰。彼亦魚也。而超變如此。豈與我撥撥然。濡而游。戢戢然。穴而藏哉。其一曰。感矣。汝之思也。夫天地之內。物之頌形者。千萬焉。形之巨細。分之大小。相副焉。隨其形足。其分各適矣。彼超變者。河之時波。則與之驚澄。則與之平。意順力渾。沈浮安定。及其思變也。連羣而妬。泝瀑而怒。意撓力困。乃雲乃雨。夫雲雨來。隨蒸潤之氣。自相感爾。於彼何有哉。彼若有心於雲雨之間。有時而墮矣。無心自感。又何功乎。角其上足其下。與吾鬚鬣也。吾鬚鬣而游。彼角足而騰。未嘗不順也。豈以吾孺游之無爭穴。藏之無虞。人不知而害不加之樂。易其角足雲雨之勞乎。

鵝說

鴆與蛇相遇鴆前而啄之蛇謂曰世人皆毒子矣毒者惡名也子所以有惡名者以食我也子不食我則無毒不毒則惡名亡矣鴆笑曰汝豈不毒於世人哉指我爲毒是欺也夫汝毒於世人者有心齧人也吾怨汝之齧人所以食汝亦刑也世人審吾之能刑汝故畜吾以防汝又審汝之毒染吾毛羽肢體故用殺人吾之毒汝之毒也吾疾惡而蒙其名爾然殺人者人也猶人持兵而殺人也兵罪乎人罪乎則非吾之毒也明矣世人所以畜吾而不畜汝又明矣吾無心毒人而嫉惡得名爲人所用吾所爲能後其身也後身而其惡名非惡名矣汝以有心之毒盱睢於草莽之間伺人以自快今遇我天也而欲詭辯苟免耶蛇不能答鴆食之夫昆蟲不可以有心況人乎

答魯問 二篇

無能子從父之弟魯求學於無能子無能子曰何學曰學行學文無能子曰吾不知所以行所以文然前志中所謂聖人者吾常偶觀之其言曰行行也行其心之所善也文儀也飾其所行之善也喪者本乎哀哀行也齊繅之服祭祀之具文也禮者本乎敬敬行也升降揖讓文也樂者本乎和和行也陶匏絲竹文也文出於行行出於心心出於自然不自然則心生心生則行薄行薄則文縟文縟則僞僞則亂亂則聖人所以不能救也夫總其根者不求其末專其源者不尋其流汝能證以無心還其自然前無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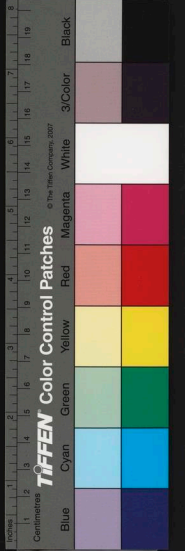


上無玄天行與文在乎無學之中矣。
魯他日又問曰魯寧念未得而憂迨已往而悲得酒酣醉
陶然不知今則不能忘乎酒矣無能子曰汝之憂汝之悲
自形乎自心乎曰自心曰心可觀乎曰不可觀無能子曰
不可觀者憂悲之所生也求憂悲之所生且不可觀憂悲
何奇哉憂悲無奇則使汝遂其未得還其已往又將誰付
耶今汝隨而悲憂之是欲繫風擒影也汝無憂悲之所寄
而有味酒之陶然不能自得又浸漬於麴蘗豈醜器乎

紀見三篇

秦市幻人有能烈鑊膏而溺其手足者烈鑊不能壞而幻
人笑容焉無能子召而問之幻人曰受術於師術能却火
之熱然而訣曰視鑊之烈其心先忘其身手足枯枿也既
忘枯枿手足然後術從之悖則術敗此吾所以得之無能
子顧謂其徒曰小子志之無心於身幻人可以寒烈鑊況
上德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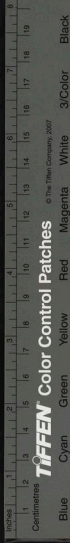
無能子寓於秦村景氏民舍一夕梟鳴其樹景氏色憂將
彈之無能子止之景氏曰梟凶鳥也人將家凶則來鳴殺
之則庶幾無凶無能子曰人之家因其鳴而凶梟罪也梟
可凶人殺之亦不能弭其已凶將凶而鳴非梟忠而先示
於人耶凶不自梟殺之害忠也矧自謂人者與夫毛羣羽
族俱生於天地無私之氣橫目方足虛飛實走有所異者
偶隨氣之清濁厚薄自然而形也非宰於愛憎者也誰令



臬司其凶耶謚臬之凶誰所自耶天地言之耶臬自言之耶天地不言臬自不言何爲必其凶耶謚臬之凶不知所自則羽儀五色謂之鳳者未必祥臬未必凶景氏止家亦不凶

樊氏之族有美男子年三十或被髮疾走或終日端居不言言則以羊爲馬以止爲水凡名一物多其常名其家及鄉人往之而不之錄焉無能子亦狂之或一日遇於藁翳間就而歎曰壯男子也貌復豐碩惜哉病如是狂者除曰吾無病無能子愕然曰冠帶不守起居無常失萬物之名忘家鄉之禮此狂也何謂無病乎狂者曰被冠帶節起居愛家人敬鄉里豈我自然哉蓋昔有妄作者文之以爲

禮使人習之至于今而薄醪因醪酌也知之而反之者則反以爲不知又名之曰狂且萬物之名亦豈自然著哉清而上者曰天黃而下者曰地燭晝者曰日燭夜者曰月以至風雲雨露煙霧霜雪以至山嶽江海草木鳥獸以至華夏夷狄帝王公侯以至士農工商毛隸臧獲以至是非善惡邪正榮辱皆妄作者彊名之也人又習之不見其彊名之初故公之而不敢移焉昔妄作者或謂清上者曰地黃下者曰天燭晝者月燭夜者日今亦公之矣彊名自入也我亦人也彼人何以彊名我人胡爲不可哉則冠帶起居吾得以隨意取捨萬狀之物吾得以隨意自名狂不狂吾且不自知彼不知者狂之亦宜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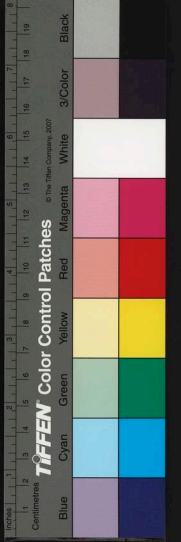


固本 四篇

動者
而魚
未文

五兵者殺人者也，羅網者獲鳥獸蟲魚者也，聖人造之，然後人能相殺而又能收鳥獸魚蟲焉，使之知可殺，知可取，然後制殺人之罪，設山澤之禁焉，及其襄世，人不能保父子兄弟，鳥獸魚蟲不暇育麋鹿鯢鮪，法令滋彰而不可禁，五兵羅網教之也，造之者復出其能自己之。

棺槨者濟死甚矣，然其工之心非樂於濟彼也，迫於利欲，其日售則幸死，非怨於彼也，迫於利也，醫者樂病，幸其必瘳，非樂於救彼，而又德彼也，迫於利也，棺槨與醫皆濟救，幸死，幸生之心，非有憎愛各諧，其所欲爾，故無為之仁天下也，無棺槨與醫之利，在其濟死，瘳病之間而已。前觸蹄踏蛇首蝎尾，皆用其所長也，審其所用，故得防其所以用而制之，是以所用長者不如無用，食桑之蟲，絲其腸者曰蠶，以絲自舍曰蠶，蠶伏而化，於是羽而蛾焉，其稟也宜如此，猶獸之胎，鳥之卵，俱非我由之，智者知其絲可縊，縊可織，於是烹而縊之，機杼以織之，幅而繒之，繪而衣之，夫蠶自蠶，將為蛾也，非為予人謀其衣而予乎烹也，所以烹者，絲所累爾，烹之者，又非嫉其蠶也，利所繫爾，夫獸之胎，鳥之卵，蠶之繭，俱其所稟也，蠶所稟獨于絲，絲必烹，似乎不幸也，不幸似乎分也，故無為者無幸，無不幸，何分乎，有為善不必福，惡不必禍，或制於分焉，故聖人貴乎無為，堙蟻穴，蛙示以虎豹之，鯨鮪之海，必疑熟其所見也，首



欲世務之人語以無爲之理必惑宿於所習也於是父不能傳其子兄不能傳其弟沈迷嗜欲以至於死還其元而無所生者舉世無一人焉嗟乎無爲在我也嗜欲在我也無爲則靜嗜欲則作靜則樂作則憂常人惑而終不可使之達者所習癥之也明者背習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欲世務之人語
能傳三九不能傳
無名則
之達者
弟沈遠火飲以至於死還其元而
則樂作則憂始人我而終不可使
必致宿於所習也於是父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